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司盟掌盟載之灋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患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

疏

掌盟載之灋者司盟之官法

也注云載盟辭也者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注云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案盟辭卽載辭也詛祝作之此官掌其法載者記載要辭之名賈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非也左傳哀八年孔疏引劉炫謂載書不得單稱載亦非詳詛祝疏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傳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鄭圍商密胥坎血加書僞與于

儀子邊盟者杜注云掘地爲坎以埋之餘血加盟書其上是也曲禮孔疏云盟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案孔說非也殺牲歃血所以申誓盟辭書於策非用血寫書也又盟亦有不殺牲者穀梁僖九年傳云葵丑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是盟之變禮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戾名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詒讓案坎今本左傳作飲坎飲聲近通用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

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禘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以下皆贊盟事與詛祝戎右爲官聯邦國會同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凡大盟必在會同詩小雅巧言云君子屢盟毛傳云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卽據此經爲釋云及其禮儀者儀釋文作義云音儀盧文弨云義本古儀字詒讓案二鄭校定經本從儀不從義例詳尋師注陸本非云北面詔明神者謂司盟於壇上北面以盟約詔告神也王制孔疏云如覲禮及鄭注所云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

諸侯見諸侯訖君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
右傳敦血以授敵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
其禮儀北面而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
於阼階上西面案依鄭孔說則盟時盟神位在壇上南面司盟
與同盟諸侯皆在壇上北面唯王西面也 注云有疑不協也
者左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不協而盟謂王與諸侯不協或諸
侯自不相協則盟以要之也云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
也者觀禮注所謂尙著明是也案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又
襄十一年同盟于亳載書曰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
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

以氏路其國家村注云二司天神羣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該甚廣說文同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卽以左傳說此經之明神而司盟又作司命段玉裁謂司慎司命卽大宗伯職之司中司命是也鄭此注云日月山川而不及司慎司盟等者舉其明察者而言其實盟神不止此也云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立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彼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觀禮又

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有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覲禮又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其陵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覲禮又云祭天燔柴祭山其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愾其著明者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

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
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
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方
明之神卽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
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璜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也觀禮設六
玉上圭下璧與彼文小異鄭注謂不以蒼璧黃琮則上下之神
非天地之至貴者賈彼疏援此注以申鄭義謂非天地之至貴
則日月山川之神故下文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
金鶚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下爲日月謬甚典瑞
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案金說是也以禮經考
之方明蓋古六宗之遺典大會同合諸侯而盟誓則亦合會羣

神而詔告之通六方之神皆爲盟神其神眾多無所專主謂之方明總括之稱也日月山川雖亦眈於上下四方之中而方明實非專指日月山川此注說殊不塙楚辭惜誦云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使折中兮戒六神與鸛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此亦說盟誓之事六神卽方明之神天及五帝山川亦眈於方明而特舉之者明其神之眾也覲禮記禮祭天地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雖卽方明所有之神然實不必專爲盟祭故大戴禮記朝事篇以拜日爲教尊尊鄭專以爲盟神又以意定爲王廵守盟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伯會諸侯而盟神主月其說並無塙證殆不足據方明互詳大宗伯疏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

讀其盟載之書以告神也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者此與六官及天府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左僖二十六年傳云昔周公大公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說使召公盟微子開於其頭之下亦同蓋凡盟書皆爲數本一本埋於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復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六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也賈疏云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

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與其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疏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者詩小雅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疏云司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其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貨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詒讓案亦如之者亦司盟掌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詔明神等也臣民盟

詛不得設方明蓋就其地所主之神詔之若周社亳社是也
注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者致眾而陳其罪以告神欲使
人與神共絕之也互詳詛祝疏云犯命犯君教令也者詩周頌
下武箋云命猶教令也若士師入成所謂犯邦令者以其萬民
犯國教令人數眾多不可盡誅故盟以威之云不信違約者也
者司約注義同云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者
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
邾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是其事也
云又曰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難以詛射穎考叔者者左隱十
一年傳鄭伯將伐許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傳于許穎考叔先
登子都自下射之顛故詛射穎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爲卒二十

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顯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閒皆詛之引之者盡盟詛是與眾共惡之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疏注云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者賈疏云此與司約副寫一通來入司盟檢後相違約勘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疏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者惠士奇云墨子明鬼篇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訟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泔澶搯羊而澆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旣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祕神之而梟之墮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其禮益如

此 注云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者賈疏云此盟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疏]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詛之事賈疏云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 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者謂邑閭有盟詛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一共其牲邑閭卽其地域也出牲若詩出三物左傳鄭伯使卒出殯行出犬雞等是小盟及詛並與其事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飾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遂人注云致猶會也

周禮正義 卷之十九

經云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卽謂共牲而會其眾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空青也疏掌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者此與升人爲官聯也說文金部云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銀白金也鉛青金也鋤赤金也鐵黑金也案金爲黃金亦爲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用銅故經典通稱銅爲金此經及考工記攻金之工亦以銅爲主而兼有它金互詳考工記疏錫卽白銀爲金之別種丹卽丹砂與青並爲石之別種詳升人職方氏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總主其戒令若然

地官井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
官共主之也 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曾
青丹干神農本艸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精
熏則生空青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
丹腹孔疏引鄭注云山海經青北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
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卽此丹青青腹亦卽空青也丹青並以
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
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
之府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
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揭而璽之
者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旣揭書摘其數量又以

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疏辨其物之嫌惡者嫌
古美字詳大司徒疏 注云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據考
工記文築氏爲削治氏爲戈戟桃氏爲劍是爲兵者鳧氏爲鍾
栗氏爲量段氏爲鑄是爲器者六者爲工其官皆當有府冬官
闕故無文知非司兵之府者以司兵掌藏不掌爲也云守藏者
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大府守藏之府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
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
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兵器之府言爲
者攻金之工須造作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鄭司農云
受其人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大司徒
注云征稅也凡采金玉錫石丹青之入征者有三一則大宰九

職虞衡商賈所貢之功二則九賦山澤之賦此二者爲正法三則地官虞衡所屬山澤之農出物以當九穀之賦凡此諸征之人職金皆受之也云楊而璽之者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者謂書其物多少之數量於牒仍著於其物之側以爲表識職幣注云楊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與此義同釋文云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案直略之音爲附著之著張慮之音爲表著之著以職幣典婦功泉府諸注證之則陸音是沈音非也云璽者印也者古通以印爲璽詳司市疏云既楊書摘其數量又以印封之者摘宋附釋音本作櫛案摘櫛並前之別體詳泉府疏以印封書若左襄二十八年傳所謂璽書賈疏云楊卽今之版書摘卽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爲後易分別故也

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藥者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直榻焉先鄭注亦云榻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楊藥是也廣雅釋器云楊藥杙也方言郭注云板榻杙也江東呼都案都藥聲類同合言之則曰榻藥段玉裁云說文木部榻字下曰榻藥也然則榻藥漢時語說文無藥篆者藥卽箸之俗字案段說亦通但榻藥連語卽柳杙之名與泛言榻箸別封演聞見記引此注作榻如今題署物疑凡改不足據人其要要凡數也人之於大府疏入其要者此官旣受諸物之人征分送諸府又以總要入大府以備檢攷亦所謂官成也 注云要凡數也者說文二部云凡最括也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此要亦所入征金玉錫石丹青等最括大數之簿書也云入之於大府者賈

疏云職金既知量數錄要舞入大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疏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者大司徒注云士司寇士師之屬金罰貨罰五罰之金與貨二者並先入士官士官以授職金又受而轉給司兵與彼爲官聯也書呂刑云五行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罪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卽五罰輕重之差也蓋罪重者則罰金鍰罪輕者則罰貨之泉貝賈疏謂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卽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亦通又大司寇民獄入鈞金不直者當沒金入官則亦此官受之矣 注云給治兵及工直

也者謂罰金則給治兵之用罰貨則給攻金六工之直也古者以銅爲兵金卽銅也國語齊語云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耨管子小匡篇亦有其文是罰金給治兵之一吳廷華云貨罰亦入於司兵裏人所謂受財于職金以濟其工是也云貨泉貝也者說文貝部云貨財也又云古者貨幣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泉貝通爲貨司市有罰布亦貨罰之一也云罰罰贖也者說文刀部云罰辜之小者从刀从訐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謂罪疑及小入三省者則責令輸金貨於官以自贖也引書曰金作贖刑者堯典文僞古文入舜典史記五帝本紀不解引

馬融書注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賈
疏云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考工治氏云戈戟重二鈞夏
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
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二也百鍰爲三斤
鄭立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鄭注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鈞
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
若然鍰鈞一也言大半兩是二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爲正故不
從諸家以六兩爲鍰且古者言金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
金銀銅鐵爲異若散而言之總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
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爲
金銀銅鄭以爲銅二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爲

金若用黃金百錢乃至大辟千錢無齊之理案賈說是也注云
給治兵則鄭固以金爲銅矣大司寇鈞金亦謂銅也馬氏書傳
以金爲黃金僞孔傳同孔疏云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錢
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
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
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
銅相敵故鄭立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錢錢六兩大半兩爲四百
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
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
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
稱爲二百六十斤孔以錢爲六兩計千錢爲二百七十五斤今

人輕於古也案孔說與賈同但馬孔書傳所云黃金者蓋並誤
依漢制爲說孔見其與古制用銅不合而不欲顯廢其非強爲
之說實非馬孔義也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辨
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疏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者謂有故
而祭受命帝也旅上帝共金版則郊禘大祭並共之可知賈疏
謂旅上帝卽祭五大帝於四郊及明堂爾雅郭注引此經亦云
祭五帝並非也詳掌次疏云饗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謂若大
行人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二者
皆設金版注云餅金謂之版者卽爾雅釋器云餅金謂之鉞
彼釋文云鉞本亦作版郭注亦引此爲釋金版蓋謂鍊冶金爲
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文金部云釘鍊餅黃金是也云此

版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無施金版之文故云未聞莊存與云
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之卽此金版與姜兆錫
說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言鄭注謂祫祭先生凌廷堪據郊特牲
謂卽饗食燕之饗未知孰是莊氏據彼以說此金版於義可通
惟郊特牲文作以鍾次之則金爲鍾不爲版豈不鑄鍾則以金
版充之與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
金石者作檜雷椎搏之屬疏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者賸夫注
云大故寇戎之事此金當兼有銅鐵國語所謂惡金之屬賈疏
云用金石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爲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

注云主其取之令也者明職全主令取金石以給之不主造作
之事云用金石者作檜雷椎搏之屬者釋文云雷沈云當爲礪

卽對反撐宅耕反本又作撐案撐蜀石經宋蜀大字本附釋音
本並作撐注疏本載音義及羣經音辨木部雨部兩引並同而
集韻十三耕有撐無撐則北宋時釋文已有一本矣鄭以槍雷
椎撐釋經用金石則四者必皆金石所作之器攷墨子備城門
篇有槍二十枚而未詳其制漢書揚雄傳木雍槍纍顏注云以
木雍槍蘇林又云竹槍則非金石所施唯史記天官書紫宮左
右星有天槍天槍又歲星生天槍長數丈兩頭銳索隱引詩緯
云槍三星格五星主槍人格人則槍蓋類格皆父之屬而以金
沓之與雷者左傳襄十年孔疏云雷卽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
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榛殘木碎是也惠士奇
云量錯傳具礮石如濱日城上雷石也一名礮石閒居賦云礮

石雷駭注礮石今之挑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一名礮說文从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案孔惠說並與沈重同是也椎亦金器莊子外物篇有金椎史記魏公子傳云朱亥袖四十斤鐵椎卽其物也棹義難通別本作棹作桴亦並非金石器不宜與槍雷椎並舉段玉裁校改棹爲棹云棹說文作杙撞也通俗文曰杙案段校近是陸音宅耕反與杙音正協類篇木部云杙棹也天官書有天棹又歲星生天棹長四尺末兌集解引蘇林云棹音榔杙之榔榔棹杙棹字同是棹卽棹之證蓋亦以爰而銀末以金杙之六韜軍用篇有鐵棹是也此四者槍椎棹皆用金惟雷用石鄭錯舉以見義耳諸器雖用金石蓋形制簡略猝辨易成故皆臨事乃共

與司兵五兵必平時鑄之以備用不同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梏之入于司
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
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品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疏
皆有數量賈而梏之入于司兵者與贓金義同賈謂平其物賈
直之貴賤賈疏云其任器多是金刃所盜財貨雖非金刃以其
贓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刃之用故並入司兵也 注鄭司農云

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者司隸任器
先鄭注云任持之器此盜賊之任器亦任持所用傷人之兵器
卽閭人之賊器也貨賄則所盜之財物左昭七年傳楚文王作
僕區之法曰盜所置器與盜同罪明盜所得器物皆入官也云

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者
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贓俗字阮元黃丕烈並據朝士注加
責取息坐贓校改贓是也此亦舉漢法爲況縣官詳天官叙官
疏此貨賄入司兵蓋謂無主之贓及盜賊之家財鹽鐵論刑德
篇云古者盜有贓者罰是也列子天瑞篇云宋之向氏爲盜以
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則周時盜賊有沒家財之法漢法加責
沒官蓋亦據盜官物或無主者晉書刑法志劉劭新律序引漢
盜律有還贓界主則有主贓固不入官矣加責亦見朝士注新
律序引漢金布律有罰贖入責疑卽此也賈疏云其加責者卽
今時倍贓者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鄭司農云
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

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爲
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
我殺督戎恥爲奴婢焚其籍也立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
女同名疏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梟者阮元云漢書
刑法志作女子入舂梟梟槁一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
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舂梟罪當從許引作古皐字案阮說是
也舂梟與梟人字同俗注疏本或作梟宋本說文作梟並誤釋
文亦作梟字而音古老反案從木之梟本切古老地官叙官梟
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木亦誤作梟蓋但依木
作音忘檢地官先鄭讀也經本梟梟字多互譌詳地官叙官疏
注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者先鄭意上云掌盜賊

此冢彼爲文亦身爲盜賊罰作爲奴者也云輸於罪隸春人橐
人之官也者謂司厲收其人輸彼三官使爲奴給役男卽罪隸
百二十人女卽女春執二人女橐十六人及奚各五人是也漢
刑法志顏注引韋昭云春春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役說與
先鄭同又引孟康云主暴燥春之也則釋槁爲枯槁之義不爲
官名失之惠士奇云罪隸百有二十人役辱事積任器助牽車
漢律所謂隸臣地官女春執女橐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爲春橐
而天官女酒女漿女遷女醢女醢女醢女醢春官女祝皆有奚
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不獨給事春人橐人總謂之春橐若漢律
之白粲鬼薪詒讓案墨子天志下篇云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
人以爲春酋僕圉卽此罪隸春酋卽此春橐酋者蓋抗之改字

卽地官叙官之女春抗又管子小匡篇云女三嫁入於春殺亦卽此春槩也據管子墨子所云則古時凡輕罪及俘虜亦入罪隸春槩不徒盜賊之家人也至墨子之胥靡卽司圜罰作之刑參校古書疑古者罪人從坐亦有人圜土者故書說命孔疏引晉灼漢書音義釋胥靡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蓋入罪隸者不徒盜賊之奴入圜土者亦不徒罷民二者可互證矣云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者蜀石經無爲字各本並有此謂古皆以罪人爲奴婢也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皐人也惠棟云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縣面初學記引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稱本無奴婢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賊者被賊罪沒入爲官奴

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引尙書曰子則奴戮女者甘誓湯誓並有此文僞孔本奴並作孥漢書王莽傳禁不得賣買奴婢詔引亦作奴與先鄭同先鄭意謂書之奴戮卽指罪人爲奴婢者故引以爲證案湯誓僞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攸權以脅之使勿犯孔疏引鄭書注云入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亦引此經爲釋是鄭本書似亦作孥其釋孥戮則亦爲子孫從坐與先鄭義異也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無敢不共攷則有無餘刑非殺孔疏引鄭書注云無餘刑非殺者謂近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槩不殺之亦與湯誓注義同又引論語曰箕子爲之奴者微子篇文集解引馬融云箕子紂之諸父見紂無道

佯狂爲奴先鄭引之者以箕子佯狂爲奴亦自同於罪人與書
云奴戮同也云罪隸之奴也者諱書及論語所云卽男子爲奴
之人於罪隸者也又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叔嚮之弟羊舌虎善
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腹高注云奴
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此之謂
也腹繫也亦卽此罪隸之奴也云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
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者賈疏云左氏
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
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引之者證隸爲
奴案杜注說同先鄭詳司約疏云立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
男女同名者破先鄭身坐盜賊爲奴之說謂父母犯罪其子女

沒入爲奴也以經男人罪隸女入春臺並家其奴爲文故知奴者男女同名漢書刑法志注引李奇亦云男女徒隸名爲奴析言之則男曰隸曰奴曰童女曰奚曰妾故說文平部云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叙官疏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亂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疏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者亂在字當作齠俗省作此不必爲盜賊或別犯他罪當爲奴者皆爲褻尊且以恤老幼故特免之與小司寇八辟議貴之辟及司刺三宥幼弱老旹之宥意同也 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上士三命賈疏云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皆二命以下可知云亂毀齒也

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親云毀齒謂之齠釋名釋長幼云毀齒
日齠齠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
大戴禮記本命篇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女七月生
齒七歲而毀齒詩外傳家語本命篇說苑辯物篇說文齒部說
並同賈疏云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齠不加刑
又不爲奴若七十者雖不爲奴猶加其刑至八十始不加刑
以其八十九十始名耄故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牲
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
曰瘞埋疏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者釋文牲本亦作全案全牲
聲類同月令循行犧牲視全具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並以全

爲牲此經牧人牲物字作牲不作全則別本非也此官共犬牲者共與槁人豢之與彼爲官聯也 注鄭司農云牲純也者牧人先鄭注同牲物爲純色對下騶爲不純色也亦詳牧人疏賈疏云純色則牧人云陽祀用騶牲陰祀用黝牲之類也云物色也者保章氏注同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者謂磔犬伏於轍壤以王車轅之而行也賈疏云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轍道之祭時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轍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軼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其兩用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大馭疏云瘞謂埋祭也者卽大宗伯地示二祭豕沈之豕凡瘞埋有往玉帛二者此瘞則專據埋牲言之詳大宗伯司巫疏引爾雅日祭地曰瘞埋者釋天文祭地瘞埋用犢不用犬

此引之者欲證此麋亦謂祭地而耳非謂方丘北郊之祭亦埋
犬也互詳司巫疏凡幾珥沈辜用騫可也故書騫作龍寫司農
云幾讀爲廢爾雅曰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日以
浮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騫謂不純色也
立謂幾讀爲珥珥當爲顛顛者貴禮之事疏凡幾珥沈辜用
騫可也者賈疏云騫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騫是也用
純爲正用騫亦可也注云故書騫作龍者巾車注同詳牧人
疏鄭司農云幾讀爲廢者釋文廢作蔽下引爾雅同段玉裁云
幾與廢雙聲故讀幾爲廢管子形勢祈羊沈玉祈亦讀廢釋文
廢作蔽從丌支聲詒讓案玉人注又作祈沈幾廢蔽祈並讀近
字通引爾雅者釋天文郭注云廢縣或廢或縣置之於山山海

經曰縣以言玉是也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也公羊傳二十一年徐疏引李巡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廢置几上遙邇而既之若縣故曰廢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諸說具異依詩大雅鳧鷖孔疏引鄭志答張逸說謂爾雅廢縣浮沈與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義異是後鄭亦謂廢縣非狸則不當如孫叔然之說但未知先鄭說若何也先鄭引此者以廢縣證此經之幾以浮沈證此經之沈小子凡沈辜俟薦飾其牲先鄭注亦引爾雅爲說後鄭說沈同先鄭而以幾爲刳則不從先鄭說廢縣浮沈互詳大宗伯校人小子疏引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者證祭有沈辜也被埋作狸古今字山川林澤彼文作出山林川澤此疑誤到罷彼作福

采石經同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釋以拔礫牲也後鄭從
今書作驅音義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孚通反是合罷於驅也
大宗伯音義云罷如字一音芳皮反詒讓案史記封禪書秦德
公礫狗邑四門又月令九門礫禴風俗通義祀典篇云於九門
殺犬礫禴此並辜礫用犬之事又案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
牲物注云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則山林
川澤及四方百物皆用純色此沈辜得用騶者蓋謂非時告祭
及祈禳之事則不必用牲物也互詳牧人疏云龍讀爲騶者巾
車注亦同云謂不純色也者牧人杜注云龍謂雜色不純龍騶
字通亦詳彼疏云玄謂幾讀爲創者據土師作創正祈字也肆
師所珥注云故書祈爲幾與此經同彼注破祈爲禴與此讀爲

創不同當以此注爲正凡經新珥幾珥字並當爲創詳小子疏
云珥當爲創創者禮之事者當爲賈疏述注作讀爲肆師
注同詳彼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相謂視擇知其善
惡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者與旄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
焉同義蓋亦在犬人本職官屬之外無員數者也賈疏云犬有
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
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
執纆是也吳廷華云牽犬以田犬言之 注云相謂視擇知其
善惡者春官叙官注云相視也矢人注云相擇也是相兼視擇
一義莊子徐無鬼篇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
而止是經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亾其一所謂視擇知

其善惡也

司圖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墨幘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官掌圜土之獄與鄉士遂士縣士之獄異爾雅釋詁云收聚也謂收聚罷民於圜土之地而教之卽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圜土云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

加明刑焉者賈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其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 注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者墨宋大字本岳本附釋音本嘉靖本並作黑釋文同蜀石經及舊注疏本並作墨與賈疏合今從之阮元云幪依說文當作條賈疏云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象刑者則尙書象刑直墨幪略言之其實亦有赭衣雜屨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御覽刑法部引尙書大傳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又引鄭注云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白爲大恥屨屨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

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案據大傳注是惟下刑墨幪爲
無冠飾與此經教罷民法相類故注引以爲釋赭衣雜屨之類
其刑差重不止無冠飾矣賈疏以墨幪爲上罪又謂鄭略言並
非又案北堂書鈔象刑部引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
犯牖者以墨幪其牖是墨幪有蒙首蒙牖之異此注以墨幪證
弗使冠飾則自據首服而言荀子正論篇楊注說墨幪亦云但
以墨巾蒙其頂是也云舍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捨釋也舍卽
捨之借字占夢大史旬祝注並讀舍爲釋釋之謂免其罪呂氏
春秋賁直篇高注云舍不誅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
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者卽司救云
哀惡過失是也此圓土聚教罷民雖與坐嘉石者異而其害人

則同故大司寇嘉石平罷民亦云害於州里也云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者舉漢法爲況王應麟云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尚創其罰罰作之孔廣森云漢書音義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立謂園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疏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者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賈疏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虧體者也其罰人不虧財對五

刑疑出金爲罰虧財者也 注云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
但任之以事耳者加以明刑不罰其身故云不虧體任之以事
不罰其金故云不虧財也司教云其有虧失者三讓而罰三罰
而歸于園土彼罰爲未入園土以前之事故彼注訓爲撻擊與
此異也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者蜀石
經苦上有患字爲民所苦卽上云凡害人是者也以經云不虧
體不虧財故知未入刑者云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
以嘉石平罷民者此大司寇說嘉石平罷民之事與園土聚教
罷民異先鄭誤引之賈疏云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園土二者爲
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者齊

語文韋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丈夫稱家也亦引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又管子小匡篇亦有此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民不義之取恥以爲伍也罷女猶罷士眾恥娶之故無家先鄭引之者亦證罷民卽彼罷士也云言爲惡無所容入也者先鄭釋齊語之義士無伍是無所容女無家是無所入卽上文云三年不齒是也云立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者正先鄭合嘉石圜土爲一事之誤與大司寇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寇職及司牧職皆上諭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圜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淺別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
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
也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立謂
在手日梏在足日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
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猶斷也疏掌守
盜賊凡囚者者謂盜賊及凡以罪囚者並械繫之於鄉士遂士
等獄此官則守視之也賈疏云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
圜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云上罪梏拲而桎者罪說文手
部引作梟當據正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三罪字同梏拲而桎史
記李斯傳所謂關三木列女傳仁智篇魯臧孫母傳所謂木治
是也賈疏云此一經所云五刑之人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

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云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者賈疏云縱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 注云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者叙官注云囚拘也賈疏云以其既言盜賊乃別云凡囚明凡囚中無盜賊盜賊重故爲罪人之首而言之也鄭司農云羣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者釋文引漢書音義章昭云兩手共一木曰羣兩手各一木曰桎說文手卽云羣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周禮上舉桎羣而桎重文羣羣或从木桙先後鄭說羣並與許同其先鄭以桎桎爲兩手各一木者既同爲手木而復制二名於義難通疑先鄭本專釋桎字之義偶兼舉桎耳非謂兩手各一木一名桎一名梏釋文引章昭說正同先鄭而不兼舉桎字可以互證蓋下後

鄭說乃補釋桎字義非破先鄭也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似未
審依經文云桎桼而桎則上罪手械雖共一木其足械仍兩足
各一木不共蓋三木止有手桼無足桼故其字从手爲形又王
制孔疏引鄭舜典五宅三居住云宅讀曰宅懲艾之器五宅者
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桼二桼二彼文疑當作桎二桼二桼一蓋
桎桼左右手足各一故云桎二桼二桼則兩手共一而足無之
故云桼一傳寫譌誤遂不可通耳又案桼桼桼亦或通稱校易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无咎上九荷校滅耳凶王弼注云校者以
木絞校者也卽械也械者取其通名也又謂履校卽桼爲薄戮
荷校爲極罰依易義履校輕而荷校重而此經下罪桼桼大司
寇嘉石罷民未麗法者亦著桼則與彼義不相應書康誥孔疏

引鄭易注謂荷校滅耳卽書之則臣從君坐割耳之刑則王說非鄭義也云立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桎者大司寇注義同云中罪不桎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者經中罪止言桎桎不言桎明手足各一木下罪止言桎又不言桎明又去足木而留手木也云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桎或桎而已者以親貴優假之雖上罪同於中下不兼著三木也命士謂王下士一命以上周之爵下及命士故下士以上爲有爵詳大宰疏云弊猶斷也者大宰注義同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出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

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
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疏
及刑殺告刑于王者猶文王世子說侯國法獄成有司讞于公
也賈疏云此經謂欲行刑之日云以適市而刑殺之者賈疏云
謂死罪刑罪有二種以適市者據庶姓又無爵者也若有爵及
王同姓卽於甸師也注云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
所刑姓名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今日行刑卽鄉士遂
士所協刑殺之日所刑姓名謂囚之姓名必告於王明不敢擅
刑殺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
辟者據文王世子文鄭彼注云辟亦罪也引之者證告刑于王
當告以所刑姓名及所當之法也云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

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者賈疏云凡囚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惟問之時各於本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刑殺各於本獄之所今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刑殺則在市若遂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士鄉士也若遂士以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案鄭賈並以適朝與適市文自相對鄭錫俞樾則讀奉而適朝士爲句謂旣告刑于王卽奉之而適朝士以朝士掌外朝之法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相對加明梏者卽朝士加之其說亦通云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者此明梏與大可寇司圜之明刑義略同鄉

士書囚之姓名與所犯之罪狀於囚所著之牒謂之明牒者言
明著其罪名以示眾也云囚時雖有無牒者至於刑殺皆設之
者賈疏云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牒也云以適市
就眾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孔疏云謂殷法彼法貴
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黃以周云御覽引司
馬法云夏賞於朝賈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
市勸君子威小人也然則刑人於市亦是周法案黃說是也云
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者對王族及有爵者於甸師不於土
也凡有爵者與王之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適甸師氏
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
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處兄

弟也疏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者此謂親貴犯大罪不在八議之科者也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禮戴記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士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案依前注有爵者據命士以上駁異義云大夫以上者欲證刑不上大夫故就其文義實不異也注云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以經云奉而適甸師氏嫌不適朝故特釋之明亦與上庶姓等奉而適朝告刑於王同也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是由朝往之證云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

來也者下掌戮云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則知雖
不於市亦使掌戮刑殺之行刑殺之日獄囚眾多則待掌戮刑
市訖乃至甸師氏行刑也引文王世子者證王族亦有刑殺及
必於甸師之事禮記陸孔本異姓並作百姓彼釋文云本或作
異姓非據此注則作異姓者是也彼注云犯猶干也循注也孔
疏云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不得獨
有私也案互詳甸師疏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
今棄市也謀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
當爲搏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疏掌斬殺賊謀
而搏之者掌刑五刑之囚并戮尸之法賈疏云自此經以至刑

盜于市以下皆據死罪而言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 注云斬以鈇鉞者說文車部云斬截也爾雅釋詁云斬殺也斬殺對文則異帶文則通賈疏云鈇鉞是斬之物案魯語云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刀以斲之鋸以斧之如是刀中容棄市其次用鑕斧注云鑕額涅墨斧割勢謂宮刑也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用鈇鉞之事案賈引國語注與書舜典孔疏引賈逵說略同蓋亦賈注也云若今要斬也者公羊文十六年何注云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釋名

釋喪制云斫頭曰斬斬要曰要斬斬暫也暫加兵卽斷也云殺以刀刃者卽釋名所謂斫頭也通言之亦謂之斬云若今棄市也者漢書景帝紀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釋名釋喪制云市死曰棄市眾所聚與眾人共棄之也云謀謂姦寇反開者者夏官環人注義同云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者以經兼言斬殺故刑論其罪之輕重大者斬之小則殺之也云搏當爲搏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者左成二年傳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圍之殺而膊諸城上杜注云膊磔也鄭意經云斬殺賊謀不當復云搏故以聲類讀爲左傳之膊明與環人搏謀賊司隸搏盜販之搏異也云膊謂去衣磔之者段玉裁云說文肉部曰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此膊字本義方言膊紕也東

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侈爲勝燕之外郊朝鮮澠水之間凡暴
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勝下文辜之注云謂磔之此
云謂去衣磔之去衣者暴露也於膊義爲近凡殺其親者焚之
殺王之親者辜之親親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
辜之言枯也謂磔之疏注云親親服以內也者舉最輕之服以
明通該五服也賈疏云親謂五服殺其親據人之親與王之親
皆謂五服以內云焚燒也者廣雅釋言同說文火部云焚燒田
也是焚本爲燒田段爲刑名釋名釋喪制云死於火者曰燒燒
燔也引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賈疏云案離卦九四突如其來
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震爲長子父失正又互體兌兌爲附決
予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忍也突如其來之失

正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各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事屬弑父母者而言此經殺親廣眚總服以內則不專爲不孝之刑左昭二十二二年傳云獲鄆胖焚諸王城之市則王子朝之黨是叛臣亦用焚如之刑也竊謂此經傳焚辜肆皆謂先殺而後戮其尸此殺其親者焚之當先科殺罪既殺而焚之非生焚之也易及左傳義亦並當如是漢書匈奴傳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此莽傳會經義別制淫酷之刑古無此法也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者惠棟云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引韓子內儲說上曰采金

之禁得而輒辜磔辜卽枯也又莊子則陽有辜人辜枯字古通
桂馥云說文占部苑枯也玉篇苑苑乾通作辜說苑善說篇云朽
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案惠桂說是也漢書景帝紀顏注云
磔謂張其尸也說文桀部云磔辜也辜與大宗伯臨辜義亦同
磔人猶磔牲也呂氏春秋行論篇云舜殛鯀於羽山副之以吳
刀副與副同亦謂辜磔之韓非子說難篇亦云長弘分施田明
辜射皆磔刑也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踣僵尸
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疏凡殺人者踣諸市
肆之三日者謂平民自相殺者殺而肆其尸於市三日也注
云踣僵尸也者說文足部云踣僵也引春秋傳曰晉人路之又
左傳襄十年杜注云踣斃也人斃則尸僵故曰踣也云肆猶申

也陳也者廣雅釋詁云肆伸也申伸古今字陳義見春官叙官
注論語憲問集解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互詳鄉土
疏云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者以殺人之外別出刑盜明以其
罪大別異言之然則盜刑於市亦肆之三日也鹽鐵論刑德篇
云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盜傷者與
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漢律刑盜亦特重與周法同
意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
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殺
之一也疏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者於經例當皆作于石經
及各本並錯出誤賈疏云合入死者亦踏之合入四刑者雖不
踏亦刑之在市故總言亦如之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

于甸師氏者賈疏云謂不跽跽者陳尸使人見之既刑於隱處故不跽之案賈說是也刑於甸師氏者無肆市法詳鄉土疏又案此有爵與王族殺雖同處但王族磔雉則非刀刃之殺經稱言不別其實異也 注云罪二千五百條者五刑刑各五百條詳司刑職云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者賈疏云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案賈據服問文麗附訓同詳大司寇疏云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者謂或刑或殺皆決之於市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臠焚辜肆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者田役謂田獵起徒役詳大宰疏賈疏云此云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爲之案士師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土云凡國有大事則戮其

犯命者遂士亦云凡郊有大事刑戮其犯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等皆權時之事軍旅之閒或可臨時卽決不假掌戮者也是以戎右職云掌戎車之兵革使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引戰于穀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車之是也 注云戮謂膺焚辜肆者皆謂戮其尸也鄭以此文於斬殺之外別言刑戮故以膺焚辜肆解之卽叙官注所云旣斬殺又辱之是也墨者使守門黥者無妨於禁衛疏墨者使守門者此言墨劓以下刑人旣刑之後各任以職事皆據其多者而言依天官叙官酒人漿人籩人醯人醢人鹽人冪人內司服縫人等皆有奄則宮者不必定守內餘四者當亦然也墨者使守門卽司門之徒守王城十二門者凡諸官府廢庫之門或亦以墨者守之賈疏謂此

卽閭人掌守王中門之禁令者非也王宮之閭人乃奄人卽在
後宮者守內之中非墨者也詳天官叙官疏 注云墨者無妨
於禁御者司刑注云墨黥也門所以禁御人之閑人故無妨使
闕者守之也闕者使守闕截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之疏闕者
使守闕者賈疏云此則王畿五百里上面有三關十二關門闕
者守之案依賈說此守闕卽司關之徒與上守門爲司門之徒
相類管子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闕以爲門父對
文門與闕異散文則通門父卽此守闕也 注云截鼻者亦無
妨以貌醜遠之者司刑注云闕截其鼻也闕在畿置視門爲遠
故云遠之宮者使守內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疏宮者使守
內者賈疏云此所守則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是也詒讓

案司刑官罪注兼宦男女此守內則專指宦男不兼宦女守內亦通王宮內諸奄官及關人言之不徒寺人也詳天官叙官疏注云以其人道絕也者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苟內與嬪婦同處故絕其人道韓非子難一篇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云今世或然者漢時宮中用宦者故舉以爲況別者使守圉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疏別者使守圉者賈疏云此則圉游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圉中驅禽獸者也案賈說非也守圉卽天官圉游之閤人凡圉游之門不必以墨者守之詳天官叙官疏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者司刑注云則斷足也無急行者禽獸在圉驅衛之而已無事急行逐捕也漢志顏注云驅御禽獸無足可也彼似亦用鄭

義則疑顏所見本衛或作衙御與衙古字通此與田僕驪逆注
義同亦得通也詳彼疏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
居作三年不斷體者也立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
族不宮者宮之爲剪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疏髡
者使守積者此輕刑在司刑五刑之外者漢書刑法志顏注云
積積聚之物也案積卽大司徒遺人委人委積之積凡米禾薪
芻之積聚以給用者皆是也蓋兼倉廩及露積二者而言詳大
司徒疏 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者作錢鈔本及宋附釋音本
注疏本閩本並作爲先鄭以周時無髡刑明文故依聲類讀爲
完段玉裁云大鄭改字後鄭如字漢刑法志曰完者使守積字
正作完蓋用漢人改字之周禮仲虺所本者也呂飛鵬云漢書

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旦春此司農所據臧庸云
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本又作完徐
戶官反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
作也考說文元从兀聲髡从髟兀聲髡髡或从元是完髡聲
相近班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本禮記注亦作
完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云謂但居作三
年不虧體者也者賈疏云以此爲鬪土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
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爲不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世子
解之也詒讓案漢法完輕於髡後漢書明帝紀李注云完者謂
不加髡鉗亦曰髡說文而部云髡罪不至髡也或作耐見漢書
高帝紀顏注引應劭云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髡髡故曰髡禮運

孔疏云古者犯罪以髡其髮謂之耐罪史記索隱引江遂云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據應孔說則完者蓋唯去頰毛及鬢不髡髮以其非肉刑而役作與園土罷民之刑相當故云居作三年不虧體賈以掌戮所掌皆虧體難之然髡亦不可以爲虧體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大司寇罷民有二重者入園土非積聚所在輕者坐嘉石則役諸司空或別使守積然經無明文故後鄭不從耳云立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髡其類者後鄭以上墨劓宮別皆罪之入五刑者惟此髡爲五刑所無故請出五刑而減從輕比者也文王世子注云剪割截也賈疏云此鄭亦無正文若合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王家同族犯淫罪者亦

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翦其類之意王應電云注非也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爲別以下耳苟降用髡則應劭別者不獲減刑乃反重邪案王說是也以司刑攷之宮刑輕於殺刑而重於劓墨則不宮者減一等正當改爲劓今乃止從髡於刑實太輕但同時髡刑所附何罪經典無文二鄭及賈氏所釋又皆未甚塙姑闕所疑以俟討覈云髡頭而已者後鄭依字爲釋說文髡部云髡鬻髮也云守積積在隱者宜也者凡積聚倉廩等必在隱奧之處以防盜竊故云在隱賈疏云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同族既不宮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積亦是隱處故知髡者使守積是王同族不宮者必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

也物衣服兵器之屬疏掌五隸之灋者謂簡閱隸民部署員數之法亦此官之官法也注云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者據下文爲說云物衣服兵器之屬者賈疏云卽下文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國之兵是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疏帥其民而搏盜賊者以下四者皆此官帥五隸所治之事搏盜賊者卽追胥也云役國中之辱事者廣雅釋詁云辱汚也謂卑褻汚賤之事若左昭四年傳說內冰云隸人藏之彼隸人蓋卽五隸之民亦役辱事之一端也云凡囚執人之事者吳廷華云囚拘繫也執擒致也言搏又言囚執則囚執又在盜賊之外也莊存

與云囚執人句攝罪人也 注云民五隸之民也者序官貉隸

注云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是也賈疏云

上序官五隸皆百一十員員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鄭司

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者祭義注云任所擔持也先鄭以

任訓持故以任器爲任持之器若杖槭之屬云此官主爲積聚

之也者廣雅釋詁云積聚也吳延華云官府所需使隸運而積

之云立謂任猶用也者牛人注同破先鄭以任器爲任持之器

明廣賅用器也賈疏云用器除兵之外所有家具之器皆是

用器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

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淫廩疏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

煩辱之事者此亦卽役國中之辱事以其二者事尤大故別著

之典祀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卽祭祀之役事也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隸人收圉各瞻其事卽賓客之役事也 注云煩猶劇也者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劇繁多也釋名釋言語云煩繁也是煩繁劇義同卑褻事必繁多故云煩辱之事引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篇文此引以證喪紀隸民役煩辱之事彼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湮塞也爲人復往褻之又示鬼神不用案依鄭說則彼隸人事指罪隸不及四翟之隸疑凡役事多用罪隸而四翟之隸則多共守衛故下文守王宮者不及罪隸國策趙策豫讓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蓋卽爲罪隸役作也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

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屬遮例也疏掌帥四翟之隸者此助守
政與師氏虎賁氏爲官聯也翟與狄同蠻閩夷貉四隸總謂之
四翟之隸猶師氏云四夷之隸也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
邦之兵者師氏注云旃布弓劍不同也賈疏云若東方南方衣
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屬
禁者賈疏云卽師氏職云帥四夷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
是也注云野舍王行所止舍也者謂王師出巡守會同等在
道路所止舍若掌舍所掌者也云屬遮例也者釋文云例本又
作列案作列是也蜀石經亦作列山虞先鄭注云屬遮列守之
典祀墓大夫注亦並作列守野舍之屬禁卽師氏所云朝在野
外則守內列屬與列同例卽列之借字詳師氏及山虞疏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小役疏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者謂若司門司關掌固司險所掌凡
有地守者罪隸皆役之云掌使令之小事者亦冢上百官府而
言官府大事自有當官之胥徒共其使令故罪隸唯共使令之
小事也 注云役給其小役者卽司隸云役其煩辱之事對軍
旅田狩溝洫城道諸大役當合眾庶非罪隸所任也凡封國若
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
牛助爲牽傍此官主爲送致之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
罪隸牽傍之在前日牽在旁日傍疏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
者王引之校移牛助爲牽傍五字於夷隸掌役牧人掌牛下云
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爲牽傍牛助爲牽傍五字當在

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又云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徭此助爲牽徭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徭之非也案王說是也又凡封國若家下當依王說補子則取隸焉五字詳閩隸疏 注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者建諸侯爲封國立大夫家爲立家也家卽采邑書盤庚云永建乃家僞孔傳云卿大夫稱家是也云牛助爲牽徭此官主爲送致之也者此先鄭依誤書爲說謂封國立家時罪隸以牛助送致其任器也云立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賈疏云國家以官牛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案鄭賈並依誤本爲說謂若詩小雅黍苗箋說召伯營謝轉輸之役有車牛牽徭等是也云罪隸牽徭之在

前日牽在旁曰徭者此皆指大車轅外之牛而言牛人注云牽徭在轅外轅車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徭蓋轅中之牛自有將大車者御之其在轅外之前及兩旁之牛則此隸助牽之也賈疏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遺二隸前者牽前牛徭者御當車之牛失之互詳牛人疏又案此助牽徭者依王說當爲夷隸職文鄉師注引司馬注云輦股曰胡奴車釋名釋車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爲奴者引之彼胡奴當卽此夷隸或兼掌輓輦之役與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者王應電云上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十四字疑闕隸

脫簡而誤見於此王引之云其守王宮下脫者字與其下脫守
字吏隸貉隸皆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
應聞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雷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三句於閩
隸而補者字守字案王說是也吳廷華姜兆錫方苞江永浦鏜
阮元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
外則守厲禁疏掌役校人養馬者賈疏云爲校人所役使以養
馬案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詒讓案
此與圉人爲官聯也墨子天志下篇說俘虜云文夫以爲僕圉
卽養馬之隸也云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者亦從
師氏及司隸也國語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

置茅纒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彼蓋以蠻夷君長而使率其民掌守望之事雖非蠻隸而所役略同賈疏云執其國之兵蠻隸閩隸俱是刀劍也云在野外則守厲禁者謂野舍番備內外列也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此蠻隸或兼司隸守外列與師氏所守內外互相備與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杜子春云子當爲祀立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疏掌役畜養鳥者王安石云役役於掌畜也王引之云蠻隸役於校人夷隸役於牧人貉隸役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

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爲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案王說是也方苞亦以子則取隸焉爲罪隸之文又職末掌字下當依王說補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十九字詳夷隸及罪隸疏 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者杜依誤本而讀子爲祀子祀聲相近云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閭隸役之者後鄭亦依誤本爲說惟不破字與杜小異鄭意世子亦當置家臣若諸子注云國子屬大子彼國子貴則爲宮臣此隸民賤則爲宮臣役也賈疏云言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今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

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
隸職掌與獸言疏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者賈疏云爲牧人
之所役使牧牛牲王引之云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屬之夷隸
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
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二字當
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案王說是也又養牛
下當依王說補牛助爲牽徭五字詳罪隸疏 注鄭司農云夷
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者先鄭依誤本爲說以此職云掌與鳥
言貉隸云掌與獸言一官皆以夷狄之人爲之明其人能解也
云穀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者僖二十
九年左傳文杜注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

也案介卽列子黃帝篇所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
畜之諸者蓋偏知之所得是也此引之者證夷狄人或曉鳥獸
語也舊說引賈服注云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
可知佑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
賈服說亦隱據此經云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者兼釋貉隸文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
執其國之兵依鄭賈說蓋亦執刀劍也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不言阜蕃者猛
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園檻也疏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者王引
之謂而字衍以上三職文例校之王說是也 注云不言阜蕃
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園檻也者以上閭隸養鳥阜蕃教

擾之此貉隸養獸止言教擾不言阜蕃故釋之也知獸爲猛獸者據服不氏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是也圉檻者養獸之閑說文口部云圉養畜之閑也木部云檻權也一曰圉也廣雅釋宮云檻牢也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變類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兵國兵依鄭賈說當爲弓矢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終